

■林恒 袁元 编

情调丛书

QING DIAO CONG SHU

讲 穿



IANGCHUAN

海南出版社



情调丛书

海南出版社·A卷·经典名著·文学·诗



林恒 袁元 编

海南出版社 H A I N A N C H U B A N S H 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讲穿 / 林恒、袁元编. —海口:海南出版社,2000.6
ISBN 7-80645-726-7

I . 讲… II . ①林… ②袁… III . ①随笔-作品集-
中国-现代 ②散文-作品集-中国-现代 IV . TS94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28095 号

讲 穿

林 恒 袁 元 编

责任编辑 张新奇

海南出版社出版发行
(570216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 2 号)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河北丰润县印刷有限公司印装
2000 年 9 月第 1 版 200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0
字数:210 千字 印数:1—15000 册
书号:ISBN 7-80645-726-7/C · 13
定价:18.00 元

目 录

卷 一

衣裳	梁实秋	3
衣	王了一	7
穿	张爱玲	10
讲穿	江 河	14
更衣记	张爱玲	18
穿衣问题	罗 米	28
服饰与个性	贾 桥	38
穿,也是一种表达	陈野槐	41
流行,时装生命	华 梅	46
衣服,另一个家	迟 慧	51
衣服的感觉	艾 云	54
服装和友	张爱华	57

卷 二

论西装	林语堂	65
西装琐言	李庆西	70
领带	梁实秋	74
领带漫话	吴德生 刘一农	77
名人与旗袍	包铭新	80
旗袍新说法	杨南平	86
鞚	梁实秋	89
给鞋相面	李 琦	93
风衣之歌	王 寅	98
而当风起的时候	潘向黎	101
裤子:女权主义的涵蕴	艾 云	104
丝巾:夏天的宠爱	艾 云	107
礼服:少有机会打开的火种盒	华明娟	110
酒吧装束	华明娟	114

卷 三

穿在美国	陈燕妮	119
穿在美国	王 菲	125
美国人的衣	何悦敏	131
帽子的故事	竹 林	137
上海人的时髦	乐 正	14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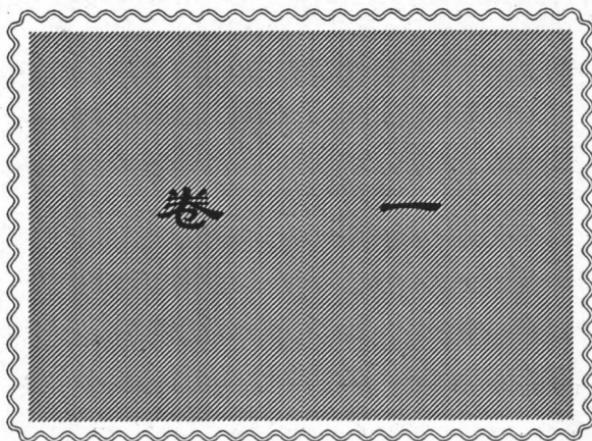
衣	张抗抗	154
时装	李福亮	157
女装,女色	炎 樱	163
云想衣裳	李 琦	171
白色的魅力	张 梅	183
红色的魅力	张 梅	186
说打扮	贾平凹	189

卷 四

谈谈时装	韩作荣	195
“新人类”的时装	李福亮	199
名牌时装与大牌明星	易水寒	204
尴尬的时尚	麦 童	213
着装的尴尬	蒋子丹	216
但求破衣里面是人	农 妇	218
不懂名牌	范小青	220
牛仔裤和长头发	柏 杨	223
邋遢行江湖	郑明瑜	226
衣锦夜行	张 梅	232
蓦然回首,牛仔复牛仔	龚 静	235
穿唐服	晓 光	237

卷 五

衣履篇	张晓风	243
服饰四题	樊 婉	254
久别重逢黄西装	袁 鸣	259
穿大衣的滋味	王小妮	262
从前的布拉吉	李 琦	267
手拿针线	李 琦	271
学生蓝	戴洪龄	276
白衬衣	陆 苏	278
蓝印花布	陆 苏	280
真丝	陆 苏	282
纯棉花布	迟 慧	284
林妹妹的裙子	三 毛	287
鞋	李惠绵	290
服装的故事	孙 犀	298
九月授衣	程步涛	303
亲妈棉裤	李福亮	312



卷

一

衣 裳

梁实秋

莎士比亚有一句名言：“衣裳常常显示人品”；又有一句：“如果我们沉默不语，我们的衣裳与体态也会泄露我们过去的经历。”可是我不记得是谁了，他曾说过更彻底的话：我们平常以为英雄豪杰之士，其仪表堂堂确是与众不同，其实，那多半是衣裳装扮起来的，我们在画像中见到的华盛顿和拿破仑，固然是奕奕赫赫，但如果我们在澡堂里遇见二公，赤条条一丝不挂，我们会要有异样的感觉，会感觉得脱光了大家全是一样。这话虽然有点玩世不恭，确有至理。

中国旧式士子出而问世必需具备四个条件：一团和气，两句歪诗，三斤黄酒，四季衣裳。可见衣裳是要紧的。我的一位朋友，人品很高，就是衣裳“普罗”一些，曾随着一伙人在上海最华贵的饭店里开了一个房间，后来走出饭店，便再也不得进去，司阍的巡捕不准他进去，理由是此处不施舍。无论怎样解释也不得要领，结果是巡捕引他从后门进去，穿过厨房，到账房内去理论。这不能怪那巡捕，我们几曾看见

过看家的狗咬过衣裳楚楚的客人？

衣裳穿得合适，煞费周章，所以内政部礼俗司虽然绘定了各种服装的式样，也并不曾推行，幸而没有推行！自从我们剪了小辫儿以来，衣裳就没有了体制，绝对自由，中西合璧的服装也不算违警，这时候若再推行“国装”，只是于错杂纷繁之中更加重些纷扰罢了。

李鸿章出使外国的时候，袍褂顶戴，完全是“清大人”的服装。我虽无爱于清朝章制，但对于他的不穿西装，确实是佩服的。可是西装的势力毕竟太大了，到如今理发匠都是穿西装的居多。我忆起了二十年前我穿西装的一幕。那时候西装还是一件比较新奇的事物，总觉得是有点“机械化”，其构成必相当复杂。一班几十人要出洋，于是西装逼人而来。试穿之日，正值严冬，或缺皮带，或无领结，或衬衣未备，或外套未成，但零件虽然不齐，吉期不可延误，所以一阵骚动，胡乱穿起，有的宽衣博带如稻草人，有的细腰窄袖如马戏丑，大体是赤着身体穿一层薄薄的西装裤，冻得涕泗交流，双膝打战，那时的情景足当得起“沐猴而冠”四个字。当然后来技术渐渐精进，有的把裤脚管烫得笔直，视如第二生命；有的在衣袋里插一块和领结花色相同的手绢，俨然像是一个绅士，猛然一看，国籍都要发生问题。

西装是有一定的标准的。譬如，做裤子的材料要厚，可是我看见过有人在光天化日之下穿夏布西装裤，光线透穿，真是骇人！衣服的颜色要朴素沉重，可是我见过著名自诩讲究穿衣裳的男子们，他们穿的是色彩刺目的宽格大条的材料，颜色惊人的衬衣，如火如荼的领结，那样子只有在外国

杂耍场的台上才偶然看得见！大概西装破烂，固然不美，但若崭新而俗恶则更不可当，所谓洋场恶少，其气味最下。

中国的四季衣裳，恐怕要比西装更麻烦些。固然西装讲究起来也是不得了的，历史上著名的一例，詹姆斯第一的朋友白金翰爵士有衣服一千六百二十五套。普通人有十套八套的就算很好了。中装比较的花样要多些，虽然终年一两件长袍也能度日。中装有一件好处，舒适。中装像是变形虫，没有一定的形式，随着穿的人身体变。不像西装，肩膊上不用填麻布使你冒充宽肩膀，脖子上不用戴枷系索，裤子里面有的是“生存空间”；而且冷暖平均，不像西装咽喉下面一块只是一层薄衬衣，容易着凉，裤子两边插手袋处却又厚至三层，特别郁热！中国长袍还有一点妙处，马彬和先生（英国人入我国籍）曾为文论之。他说这钟形长袍是没有差别地、平等地、一律地遮掩了贫富贤愚。马先生自己就是穿一件蓝布长袍，他简直崇拜长袍。据他看，长袍不势利，没有阶级性。可是在中国，长袍同志也自成阶级，虽然四川有些抬轿的也穿长袍。中装固然比较随便，但亦不可太随便，例如脖子底下的纽扣，在西装可以不扣，长袍便非扣不可，否则便不合于“新生活”。再例如虽然在蚊虫甚多的地方，裤脚管亦不可放进袜筒里去，做绍兴师爷状。

男女服装之最大不同处，便是男装之遮盖身体无微不至，仅仅露出一张脸和两只手可以吸取日光紫外线，女装的趋势，则求遮盖愈少愈好。现在所谓旗袍，实际上只是大坎肩，因为两臂已经齐根划出。两腿尽管细直如竹筷，扭曲如松根，也往往一双双地摆在外面。袖不蔽肘，赤足裸腿，从前

在某处都曾悬为厉禁，在某一种意义上，我们并不惋惜。还有一点可以指出，男子的衣服，经若干年的演化，已达到一个固定的阶段，式样色彩大概是千篇一律的了，某一种人一定穿某一种衣服；身体丑也好，美也好，总是要罩上那么一套。女子的衣裳则颇多个人的差异，仍保留大量的装饰的动机，其间大有自由创造的余地。既是创造，便有失败，也有成功。成功者便是把身体的优点表彰出来，把缺点遮盖起来；失败者便是把缺点显露出来，优点根本没有。我每次从街上走回来，就感觉得我们除了优生学外，还缺乏妇女服装杂志。不要以为妇女服装是琐细小事，法朗士说得好：“如果我死后还能在无数出版书籍当中有所选择，你想我将选什么呢？……在这未来的群籍之中我不想选小说，亦不选历史，历史若有兴味亦无非小说。我的朋友，我仅要选一本时装杂志，看我死后一世纪中妇女如何装束。妇女装束之能告诉我未来的人文，胜过于一切哲学家、小说家、预言家及学者。”

衣裳是文化中很灿烂的一部分。所以裸体运动除了在必要的时候之外（如洗澡等等），我总不大赞成。

衣

王了一

原始人类之有衣服，无疑地是为了御寒。但是，“衣以章身”，似乎也不是十分后起的事，试看热带的人虽然裸体，却在头颈各部分有各种不关御寒的装饰；又试看某一些摩登女性，宁愿耐冷以求衣饰的时髦和美观。可见许多人并不把衣服看做生活的必需品，而是把它看做有关体面的东西。

本来，男子的衣服应该比女子的衣服更漂亮。不信请看雌雄动物的天然服装。鸞先生假如没有他那美丽的羽毛，鸞太太不一定肯和他比翼。在古代，中国的男子也很讲究衣饰。必须是“羔裘晏兮，三英粲兮”，然后够得上称为“邦之彦兮”；必须是“羔裘豹饰”，然后更显得“孔武有力”。在古代的西洋，男子的服装也是鲜艳夺目的，到了近代，不知道男子们是不再爱美了呢，还是因为经济大权在握，就不再讲究衣饰对于女性的诱惑，于是他们的衣饰都朴素化了；中国男子们只剩一件形式呆板的长衫，西洋男子们也只剩了一套毫无变化的“西服”。他们的衣服，除非破旧就不再添制，省下

来的钱让太大小姐们每年每季，甚至于每月每星期定制新衣，去追赶那千变万化的“时装”。在西洋，时装杂志的销数和文艺杂志的销数并驾齐驱，时装表演的热闹差不多比得上赛马赛球的热闹。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衣服进化的阶段：第一阶段是为了御寒，第二阶段是御寒章身兼而有之；现在有些文明人已经进化到了第三阶段，穿衣完全是为了章身了。

但是，物极必反，二次世界大战之后，有些人顾不了章身，又回头来先求御寒。尤其是在中国，有些人连御寒都够不上了。从前有不少穷人们是唯衣主义者，他们尽管住的是破庙三楹，吃的是残羹一勺，还要穿绸着缎在街上走。现在唯衣主义是很难维持了。虽然拍卖行帮助穷人们撑一撑体面，然而真正穷到彻骨的人们，只有送衣服到拍卖行的份儿，没有向拍卖行买半新衣服的份儿，因为在衣食住三者不可兼得的时节，就只能牺牲了衣裳，去换取那破屋三楹和残羹一勺。就我本人来说，我本来很不赞成西洋人所谓“礼拜服”，我一向主张出门不换新衣，归家不换旧袍。但是，三年前，我已经变了剖腹藏珠的脾气。当时，我住在乡下，每星期进城一次，我珍重我那一套半旧西装，专备进城之用，我又什袭珍藏着一套新西装，上面放着一份“特种衣服限制规程”，规定在若干种特殊情形之下，方许动用。但是，尽管这样爱惜，到了三年后的今天，原来的半旧西装已经变了破布，原来的新西装也已经变了半旧的西装。我现在仍旧是出门不换新衣，然而却不复是有衣不换，而是无衣可换。白乐天诗云：“残色过梅看向尽，故香因洗嗅犹存；曾经烂漫三年着，欲弃空箱似少恩。”我现在是“欲弃空箱恐赤身”，岂惟

“少恩”而已！

假使我是一个时装图样专家，趁此时机，我将有一种新奇的设计。明清两朝的官员有所谓补服，在胸前和背后各补上一块绸缎，上面绣上仙鹤麒麟之类。我将设计一种新式的补服，补的部位移在裤子的后裆和袖子的两腕，不必绣上仙鹤麒麟，只须用黑线缝成一只米老鼠。再过两年，破得实在补不胜补了，那时节，我将又有另一种更新的设计：从前的大和尚和大尼姑都有所谓袈裟，用各色的方块缝缀而成。我将设计一种新式的袈裟，方块的大小不必整齐划一，颜色也不必有一定的配合方式。又再过几年，连袈裟也破烂不堪了，时装专家当然也就无法可施了，但是，大家不必担心，到那时节自然有人适应潮流，出来提倡亚当夏娃的装束。

穿

张爱玲

张恨水的理想可以代表一般人的理想。他喜欢一个女人清清爽爽穿件蓝布罩衫，于罩衫下微微露出红绸旗袍，天真老实之中带点诱惑性。我没有资格进他的小说，也没有这志愿。

因为我母亲爱做衣服，我父亲曾经咕噜过：“一个人又不是衣裳架子！”我最初的回忆之一是我母亲立在镜子跟前，在绿短袄上别上翡翠胸针，我在旁边仰脸看着，羡慕万分，自己简直等不及长大。我说过：“八岁我要梳爱司头，十岁我要穿高跟鞋，十六岁我可以吃粽子汤团，吃一切难于消化的东西。”越是性急，越觉得日子太长。童年的一天一天，温暖而迟慢，正像老棉鞋里面，粉红绒里子上晒着的阳光。

有时候又嫌日子过得太快了，突然长高了一大截子，新做的外国衣服，葱绿织锦的，一次也没有上身，已经不能穿了。以后一想到那件衣服便伤心，认为是终身的遗憾。

有一个时期在继母统治下生活着，拣她穿剩的衣服穿，